

早些回去

□湖北武汉 苗连贵

“早些回去”，这是妻住院时说的一句话。

妻一生大约住了三次院，第一次是因为分娩。那天夜里我守候在产房外，随着儿子“哇哇”地宣告来到人世，妻被担架车推出产房。她疲累得一动不能动，见了我，仍幸福地笑了，她的双眸原本明亮，此时更满含光彩。车进病房，我被挡在门外，妻欠起身吃力地冲我喊：“早些回去啊，晚了搭不上车！”当时并不很晚，才11点多，家也不远，不过三四站路，走也回去了。我比妻大好几岁，她却总拿我当叮咛的对象，而此时最需要照料的是她啊。

妻自小能干，而我一向疏懒，成家后更被妻惯得百无一能，以致第二日想给她煮几个红糖鸡蛋都未能尽如人意——人说产后吃红糖鸡蛋大补。不知何故，我煮的鸡蛋没有蛋白，只有几个溜圆的、大小不一的蛋黄，也许煮得太久或火

力过猛之故？送到病房，妻大为惊喜，她第一次享受到我的“厨艺”。问她好吃吗？她大口吃着：“嗯，好吃。”立时反问我：这两天的饭是怎么吃的？我说：吃食堂。她叹了一口气：“食堂的饭菜不养人。”

妻第二次住院是因为高烧不退，后来还查出血糖值过高（此乃妻日后病重的罪魁祸首）。妻当夜烧得迷迷糊糊，醒来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早些回去，儿子明天要上学。”

妻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住院，是因为糖尿病并发症。她胸腹积水，只能坐，不能躺，否则胸闷气促。20多个白天黑夜，她就那么枯坐病床，困极了，头垂下去，打个盹，身子一动，又醒了。不过妻见到我时，双眸仍清澈透亮，只是到了最后一日才黯淡下来。那天我惊恐地发现，她的眼睛变得近乎灰白，神采尽失，这是生命的火即将燃尽的征兆？天黑了，妻仍没有忘记催促我：“早些回去，家里没人……”

竹床上望夏月

□泰州 宫凤华

夏夜，斜躺竹床，凝望夏月，浪漫而惬意。而今栖居小城一隅，乡野纳凉望月，已近奢侈。

倾心清少纳言《枕草子》中风雅句子：“春天是破晓的时候最好，夏天是夜里最好，秋天是傍晚最好，冬天是早晨最好。”有如清风飒至，明月入怀。

闲暇归乡，晚霞凄美，夏夜姗姗来迟。四方小院，土墙青瓦，院角有构树和柿树。丝瓜爬蔓，越过墙头。有麻雀在藤蔓间腾挪踢踏。院角木槿细碎地开，像无惊无澜的日子。晚风里，嚼着祖母的涨浆饼和薄荷粥，悠然觉得尘世可亲。

乡下小院是一只敞口器皿，盛满纯净月光。我们躺在竹席上纳凉，哼着古老的童谣，讲着离奇的故事，发出月光般的脆笑。院里的梧桐树和苦楝树如一幅清简的素描。地上投下诡异的象形文字。椗子沐着月光，蛙声清透磊落，感觉这相濡以沫的田园是那般温情和善意。

写在夏天

□如东 桑云梅

暑气濡湿濡湿，沾着发丝，粘上本滑滑的肌肤。却在上班清早停下我的小电驴时，瞥见几朵菟丝花，朵朵顶在绿色灌木之上，浅淡紫、小小喇叭，含着小小的得意劲儿。清新之风微微氤氲着，驱散着些许潮热之气。傍晚下班再去骑我的小电驴，近旁几株女贞子花落满车座和踏板，地面亦铺满浅浅一层。雪白的小花朵簌簌下落时，想必也寻思着尽量落在我的小车上吧，好将她们插上翅膀，带向远方。不忍将她们拂拭而去，于是满载花香，一路芬芳。不止她们因我生出翅膀，我何尝不是因为她们拥有了一颗生翼的心？路经一处院落，娇嫩的蔷薇缀满小花，缠绕院墙之上，主人应是享用不尽“满架蔷薇一院香”，又赠予路人“墙内开花墙外香”吧！墙角数株椗子花，雪白笑脸，幽香浓烈，一瓣一香总关情。

将明净目光牵引向广袤的田野吧，满目皆绿，绿得要渗出油来，

院中竹床，年月久远，通身赭黄，纹理清晰，触之光滑。竹床沁凉，嘎吱作响，有如梦呓。应和蝉鸣蛙鼓，衬出夏夜的幽寂。

斜倚竹床，恍如置身一叶扁舟，水天一色。此时，星光月色，乡野宁谧，襟怀坦荡，乡愁空旷无边。

躺在竹床上，犹如躺在青纱帐里，躺在紫云英地里，躺在苍莽的芦苇滩上。无边的风月，甜美的怀想，立时把我淹没。天空蓝如海子，繁星随意散落，鱼鳞般吸附其上。娴静、纾缓，古典而温馨，夏夜多了一份幽渺的情韵。

夏月蹲在树梢上，如宋画中的婉约女子。月光随心所欲地皎洁着，流淌着，飘散着，热烈奔放，如川菜。静心凝望，能荡涤胸中所有的尘滓，心中一片波光旖旎。

面对清丽夏月，古典情结泠泠泛泛，成溪成河，漫过琐碎的日常与仓皇的奔波。月下风物，清透的、素白的、沁凉的、朦胧的，宛若一阙

绿得要满溢出眼眶之外。齐整整的水稻泅在水中央，她们毋庸置疑是夏日田野的主角，在翻腾热浪的蒸腾之下，向着收获秋天的终点冲刺。不过这样的冲刺没有喧嚣，也没有喝彩，只于静谧中默默地、不停地向着天空的方向向上再向上，却自有灵秀之气和磅礴之势！丝瓜、黄瓜则向人们展示已经结出的成果。无论主人搭好的架子如何简陋，她们只是攀援而上，只要结出长长的丝瓜和黄瓜就是王道！淡绿色的丝丝藤蔓有的还未找着攀附的方向，但你放心，没有眼睛的她们终会找着方位，紧紧抓牢成长的机会。瓜秧子们匍匐于地，甚至惹得你心头憎恨，责怪她们绵延得既占地方，又不成章法。待开出黄花、掉落花朵，结出小小的、或圆圆或椭圆的瓜果，心里又会欢喜异常，别人连碰也碰不得、摸都摸不得。

炎炎正午，若鸣蝉不停歇地歌唱，叨扰你清梦，请一定要体谅它

我有点忌讳这句话，果真，一语成讖，从此家里“没”了一人！

此前妻本欲回家看看的，她实在不放心我们父子，但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，遂作罢。妻的最后一餐是我喂她吃的汤包，她说吃不下这许多，执意叫我先吃几个。在家时，妻总吃我和儿子剩下的，凡有好吃的，决不先动箸。现在，人都这样了，她还净顾我。妻是在深夜我瞌睡得要命的时候离我而去的，走得悄无声息，仿佛这是她刻意选择的时机，她不想惊动任何人，连最后一刻也不拖累人。

妻对他人也常为之着想。每有人看她，时间稍长，她就催人早些走。她本是最应得到关爱的，却深怕麻烦了人家。妻一生都在为人操心、忙碌，不惜亏了自己。

妻离我已14个年头了。有时梦中仍听见她的嘱咐：“早些回去”——感觉声音柔柔的，很甜；梦醒，心里说不出的苦！

词、一首诗，宛若一幅水墨留白，一曲《渔歌子》。秦观“携杖来追柳外凉，画桥南畔倚胡床”的诗句翩然而至。

夏日干净，丰盈，静美，皑皑如雪，莹莹汪汪，俨然要滴下玉液来，我们如捧一盅醴泉酣酣地啜饮起来。月光包裹乡村，铺开原野，也滋生出我们清亮的乡愁。

我的乡愁，总在月光如洗的夜晚，绵延发酵。躺在竹床上，感到时间很质感，星空很贴近，温润而柔软，我触摸到生活的轻盈。

想起松尾芭蕉的俳句：“章鱼壶中梦黄粱，天边夏月。”总让人觉得细腻处有些压抑，又会觉出它的一些情与趣。

在竹床上看霞光，望夏月，内心丰盈而柔软。让我们远离浮躁和功利，享受清风明月和乡音土韵。瓜棚豆架，浅酌低吟，夏月清凉，乡情弥漫，笛声一样清远。竹床上望夏月，我们会抵达内心的清明与平和。

们。因为经历至少四年甚至更长久的地底黑暗蛰伏，它们才得以直面明亮天空，“居高声自远”，一唱贪欢满月。“天阶夜色凉如水，卧看牵牛织女星。”水泥场满泼上水，浇灭一日暑气。躺在摇摇椅上，漫天星星扑面而来，璀璨了你的眸子。我们的眼睛就是星空，星空就是我们的眼睛。邻家丰饶的小园林呈展半野生状态，美人蕉极是高挑艳丽，未绽花苞瘦瘦长长的美态不知怎的总让我想起仙鹤。清晨，点点露珠跌在她阔大叶片之上，折映出天空的倩影。夜晚，阵雨飘过，叶片上雨水接连成滴成带，晶晶亮亮，指尖轻轻点弹，便如水银般倾泻而下。

可是，笨拙的笔触不能尽表这份美好和惬意啊，但仍想把文字写在夏天。住在“心里面宁静的夏天”，淡淡遇见一切的一切，包含时间、风、雨、歌声，难以触及的爱情，难以圆满的幸福，还有酿造幸福的挫折。

被凤仙花染美的夏天

□东台 王阿丽

小时候，每到夏天，当院中第一朵凤仙花绽放的时候，总会撩拨起我的爱美之心：等花儿都开好了，又可以染指甲了。

这些花儿盛开时，也总会引来小伙伴到我家赏花玩耍，当然，想染指甲是她们藏不住的“鬼”心思。夏天的傍晚，太阳尚未褪去炽热，我和小伙伴们在妈妈“今晚染指甲”的召唤声中，开启了“采花大盗”之旅。一群小女孩，叽叽喳喳雀跃着，妈妈提醒我们掐花要挑选花型饱满、娇嫩水灵的花儿，摘叶要挑选叶面宽大、青翠欲滴的叶子，这样捣汁时不费劲。一会儿工夫，我们便摘了半篮花叶和花儿。当然，包裹指甲用的叶子也不能少。扁豆叶仿佛永远是包指甲的标配，和凤仙花一起，妈妈也早已在春天种下了几趟扁豆，碧绿的扁豆叶在微风中招摇，随着清脆的“咯嚓”摘叶声，扁豆叶似一颗颗爱心落入掌心，我们争着数摘取的叶片，“一二三……”

“采摘工程”完毕，我们兵分两路，有人负责清理花叶，摘去花上的茎，撕去凤仙花叶子上的脉络，把扁豆叶擦洗干净；另几个人结伴去巷子里找捣汁时需要用的烟头。大约半个小时的光景，就捡拾了二十多个烟头。妈妈找出几个小瓷碗，让我们把清理好的花和叶分装在碗中，然后分别放些明矾，我们撕开烟头外面的包装

昆明的菌子

□福建泉州 黄颖

昆明的夏季也是雨季，充沛的雨水带给各种菌子以湿润的泥土，所以夏季也是野生菌最为肥美的时候。

网上说大观象新农贸是最大的野生菌交易场所，来滇第二天一大早就打车奔去。二楼的野生菌档口各种野生菌放在各色篮子里，“读过的”“听过的”却从来未见其真面目的野生菌，在眼前哗啦啦地揭开了神秘的面纱。

红、黄、黑牛肝菌，菌盖正面色如牛肝，“牛肝菌”因此得名。青头菌，菌盖呈浅绿色，中间夹杂白色小点，似一身穿绿纱裙的美丽女子，亭亭玉立，清新可人。

第一次见新鲜的竹荪，以前见过也吃过晒干的竹荪，印象中味道并不十分美味，而且晒干之后颜值也是一落千丈。哪似眼前这头上顶着一袭镂空白头纱，白白嫩嫩，犹如一身披洁白婚纱的新嫁娘，看着让人心生欢喜。

鸡枞菌盖较小呈浅褐色，而菌把细长洁白沾着暗红的土，像一个箭头。市场上最常见的是油浸鸡枞，价格不甚便宜。

但几十年前汪曾祺却说鸡枞并不昂贵，在《昆明的雨》中曾记录了一个笑话：有人从昆明坐火车到呈贡，在车上看到地上有一棵鸡枞，他跳下去把鸡枞捡了，紧赶两步，还能爬上火车。这笑话意在说明昆明到呈贡的火车之慢，但也说明鸡枞随处可见。

纸，把烟丝放入瓷碗中，最后用铲子柄把它们捣成花叶泥。

我们嗅着清香中略带烟味儿的花叶泥，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。大伙儿争先恐后伸出小手，都想第一个包指甲。当老师的妈妈自然有她的“治乱之法”：“别抢，最小的第一个包指甲，我家丽儿呢，当然是最后一个包。”等所有的伙伴包完，我终于等到妈妈用扁豆叶托住我的手指，将清凉湿润的花叶泥涂在我的手指甲上，再用扁豆叶把指头包裹好，最后用线缠绕，绑紧，期盼着次日指尖绽放的惊喜。

凤仙花染红指甲的快乐心情浸染了一夏。随着指甲的生长，指甲上的橙红一点点下移，在指甲根部形成月牙、前半部形似初升的太阳形状，在指甲上出现了“日月同辉”的景象，那段时间，我走路都是连蹦带跳的。

如今，老家庭院中的凤仙花盛开之时，妈妈会在家庭微信群发一些视频。隔屏，我仿佛回到了小时候的夏天，妈妈的爱拂过指尖，染美的又岂止是夏天？小女儿看过视频，直夸凤仙花好看，我跟她讲述染指甲的往事，她听后闹着也要染指甲。我答应小女儿，今年一放暑假，就带她回老家，让外婆帮她染红指甲，让她也体验一下被凤仙花浸染的快乐。

那无数个被凤仙花染美的夏天，也似乎从未走远……

也见到了汪曾祺笔下最丑的菌子“干巴菌”，汪曾祺对其是这样描述的，“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半干的牛粪或者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。里头还有许多草茎，松毛……”，眼前的干巴菌虽不似汪老先生笔下如此之“丑”，但也是不甚入眼。黑黑一大朵，干皱，不似其他菌子水润。

但人不可貌相，此“干巴菌”味道鲜美，汪老先生虽然这么说此菌子长得像牛粪，但却说它有着“陈年宣威火腿香味、宁波油浸糟白鱼鲞香味、苏州风鸡香味、南京鸭胗肝香味，且杂有松毛清香气味”。

还有松茸、老人头、白葱、羊肚菌……看得眼花缭乱。

从农贸市场出来之后，直奔一家云南菜的网红店。但菜单上来，有点无法下手，大多野生菌以“两”作为单位出售，只能望“菌”兴叹。最后选择了牛肝菌，一例近两百元，但幸不在以“两”计算，尚能接受。有两种做法，辣炒和葱爆。小儿不吃辣，选了葱爆。量不算少，下面铺了厚厚的一层葱白，间或一些蒜片、青辣椒。牛肝菌炒得油汪汪，入口，滑、嫩、鲜、香，菌香，葱香萦绕齿间，果然油炒才是菌子最美好的烹饪方式，把菌子裹在大量的油里翻炒，方能激发出菌子最浓厚的香气。

离滇几日，嘴里依然回味着那盘葱爆牛肝菌的香味，昆明的菌子甚是想念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588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